

2

用學中級高

文 國 中 新

冊二第

頤沈者編

璞	喻	
斐	韓	
乘	范	者
照	方	注
誠	士	
	華	

行印局書華中海上

887
D824

高級中學用新中華國文第二冊

目錄

頁數

與梁卓如論墨子書 孫詒讓

一

陽明先生集要三種序 嚴復

六

復閻季蓉書 王先謙

一〇

與羅振玉書 章炳麟

一五

察微 吕氏春秋

一一

商君變法 史記

一六

與左逸民書 魯一同

一九

貴公 吳民春秋

三六

過秦論上 賈誼

三九

過秦論中 賈誼

四五

過秦論下 賈誼

四八

再論俄羅斯立國之勢 薛福成

五一

* * * * *

朱雲傳 漢書

五六

黃憲傳 後漢書

六二

申屠蟠傳 後漢書

六五

報燕惠王書 樂毅

六九

復張楚寶觀察書 馬其昶

七二

別令狐絢拾遺書 李商隱

七六

* * * * *

論起昌陵疏 劉向

八〇

喪葬 洪亮吉

八六

楊王孫贏葬 前漢書

八九

家譜記 歸有光

九一

序飲 柳宗元

九四

蠹化 陸龜蒙

九七

志蟹 陸龜蒙

九八

篆勢 蔡邕

一〇一

弈旨 班固

一〇三

五龍山觀松歌 孫原湘

一〇六

錄桃源畫記 舒元輿

一〇八

張萱四景宮女 元好問

一一〇

畫竹歌 幷引 白居易

一一五

毛穎傳

韓愈

一一六

蟲單傳

張裕釗

一一〇

飛將軍傳

熊其英

一一三

戒子書

鄭玄

一三〇

貽諸弟砥石命

舒元輿

一三三

瀧岡阡表

歐陽修

一三六

鶯鶯號子曲

袁枚

一四二

城南思舊銘并序

譚嗣同

一四三

蘇秦始將連橫

戰國策

一四七

張儀入秦爲客卿

史記

一五一

馮謾爲孟嘗君營三窟

戰國策

一五五

羣政刺韓相史記

一五八

范睢去魏相秦史記

一六三

詠史詩錄六首左思

一六九

讀史述陶潛

一七二

六先生畫像贊朱熹

一七五

* * * * *

江南遇天寶樂叟白居易

一七八

正氣歌文天祥

一八〇

玉帶生歌朱彝尊

一八三

熊成基哀辭章炳麟

一八六

告癸丑以來死義諸君文章炳麟

一九〇

洛陽伽藍記節錄

楊銜之

一九四

超然臺記

蘇軾

一九八

半閣記

吳定

二〇一

綠畫軒記

王十朋

二〇四

見村樓記

歸有光

二〇六

後樂園記

薛福成

二〇九

登泰山記

陳衍

二一三

建康同游記

馮煦

二一七

答韶州張殿丞書

王安石

二二三

寄歐陽舍人書

曾鞏

二二五

與任王谷論文書

侯方域

二二八

復魯絜非書 姚鼐.....一三一

載文 史通.....一三四

言語 史通.....一四四

文理 章學誠.....一五〇

高級新中華國文 第二冊

與梁卓如論墨子書

孫詒讓

前讀大著變法平議^(一)，於中國貧弱窳敗之故，洞究元本，俾圓頤方趾之倫，昭然發其蒙蔀^(二)。微管^(三)之望，中外翹仰，深以未得奉手承教爲憾。頃奉誦惠畢^(四)，猥以前呈拙著墨詁^(五)，厚荷藻飾，有逾涯分，伸紙玩繹，尤增媿悚。讓少溺於章句之學^(六)，於世事無所解。曩讀墨子書，深愛其探精道術，操行艱苦，以佛氏等慈^(七)之旨，綜西士通藝之學^(八)，九流匯海，斯爲巨派。徒以非儒之論，蒙世大詬，心竊憚之。擎校廿年，略識旨要，遂就畢本^(九)，補綴成注。然經說諸篇，闕義眇旨，所未窺者尙多。嘗謂墨經揭舉精理，引而不發，爲周名家言^(一〇)之宗。竊疑其必有微言大例，如歐土論理家亞里大得勒之演繹法^(一一)，培根之歸納法^(一二)，及佛氏之因明論^(一三)者。惜今書譌缺，不能盡得其條理；而惠施

公孫龍〔一四〕竊其緒餘，乃流於僥詭口給，遂別成流派，非墨子之本意也。

拙著印成後，間用近譯西書，復事審校，似有足相證明者。如經上篇云：『仳有以相攖有不相攖也〔一五〕。』此疑卽幾何原本〔一六〕所云兩直綫於同面行至無窮，不相離亦不相遠而不得相遇，爲平行線。有以相攖，卽不相離不相遠之意；有不相攖，卽不得相遇之意：此殆亦形學之精理矣。又如經說上云：『無久之不止……有久之不止』〔一七〕二語，似卽力學永靜永動之理，而與奈端〔一八〕靜者不自動，動者不自止之例，亦復冥契。又如經下云：『火不熱，』〔一九〕似亦熱學之濫觴。蓋熱無盡界，以西人寒暑表測之，光熱相生，大抵不逾二百度，已足成燄。而近日化電諸家所能成之熱，已有增至三四千度者；新法日擎，熱度所之，亦復無竟，則一星之然，不翅冰界矣。而說迺以目見火不見熱爲釋，則義殊淺隘也。若此諸義，蓄之胸臆者匪一，因於西書所見甚少，其算例精繁者，復苦不能盡解，媿未洞窺宦窓，又慮近於皮傅，未敢著之於篇。以執事研綜中西，當代魁士，

又夙服膺墨學，輒刺一二奉質，冀博一哂耳。

總之經綱說上下及大小取六篇，文義既苦奧衍，章句又復櫛貿^(二〇)，昔賢率以不可讀置之。爻山^(二一)刊誤，致力甚勤，而於此六篇，竟不著一字。專門之學，尙復如是，何論其他！唯貴鄉先達蘭浦特夫兩先生^(二二)始用天算光重諸學，發撫其旨，惜所論不多；又兩君未遭精校之本，故不無望文生訓之失。蓋此學眩舉中西，郵徹曠絕^(二三)，幾於九譯乃通。宜學者之罕能津逮也。近欲博訪通人，更爲墨詁補義。儻得執事賡續陳鄒兩先生之緒論，宣究其說，以餉學子，斯亦曠代盛業；非第不佞所爲望塵擁篲^(二四)，翹盼無已者也。

承詢學約，乃前年倭議初成^(二五)，曾天憤懣之時，讓適以銜恤^(二六)家居，每與同人論及時局，憂悶填胸，輒妄有綴述，聊作豪語以強自慰藉，大旨不出尊著說羣^(二七)之意，而未能精達事理，揆之時勢，萬不能行。平生雅不喜虛擣之論，不意懷抱鬱激，竟身自蹈之。及讀鴻議，乃知富強之原

， 在於興學，其事深遠，非一蹴所能幾；深悔前說之孟浪，已拉雜搥燒之矣。嚮亦未敢以示人，不審道希學士^{二八}何從得之。猥荷垂詢，彌切汗顏。此外閒有劄記，大抵芻狗已陳^{二九}，屠龍無用^{三〇}，不足仰塵闕覽。茲勉檢舊刻兩種，奉呈大教。瑣屑校讎，無益時需，儻足供覆醬瓿耳。

【本文釋要】

孫詒讓梁啟超略歷見第一冊。墨子即戰國時墨翟所著，其學說主兼愛節用，苦行救人；而尤注重治學之方法，故治學基本之名學，尤非各家所能及。治其學者，因謂之別墨。其素稱難讀之經上下及經說上下，即闡名學之蘊。此書所討論，則又闡明墨家名學之蘊者也。

【注】

「一」變法平議，或作變法通議，梁啟超著，見飲冰室文集第一卷。「二」蒙、晦也。蔀、障光明之物也，見易注。「三」論語：『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四」畢，手札也。惠畢，稱人所寄之書札也。「五」墨詁，即墨子閒詁，書名，孫詒讓作。墨子書古奧難讀，後人注者頗多，此書爲最精博，近之治墨學者多根據之。「六」章句之學，言僅就文中分其章節句讀，而不講求其微言大義也。漢書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是也。

[七]佛教主張世間一切平等慈悲，故云。[八]西士，指西洋學者。通藝之學，指一切格致天算等實用之學。[九]畢本，指清畢沅之墨子校注本。[一〇]名家，即名學家，九流之一，以正名辨義爲主，周末惠施公孫龍等皆是。惠施公孫龍見下注[一四]。[一一]亞里大得勒，即亞里斯多得Aristotle，古代希臘大哲學家。演繹法 Deduction，論理學（嚴復嘗譯作名學，其實名學只是論理學中之一部分。）中名詞，一作外籀，由普通原理以斷定特殊事實之方法也。[一二]培根 Francis Bacon，十六世紀英國哲學家。歸納法 Induction，亦論理學中名詞，一作內籀，由特殊事實以推見普通原理之方法也。[一三]因明論，因明係印度古代推理法，與名學論理學頗相似。[一四]惠施，戰國時人，與莊子爲友，著有惠子一篇，今佚。公孫龍，戰國時趙人，爲堅白同異之辨，著有公孫龍子十四篇，今存六篇。二人皆名學家也。[一五]見墨子閒詁：『仳，與比通。摶，有所繫著也，結也。言相合比者，有相摶；相次比者，不相摶也。』[一六]幾何原本，書名，希臘人歐几里得撰，共十五卷。前六卷爲明末徐光啓譯，後六卷爲清季李善蘭譯。[一七]墨子閒詁：『無久之不止，以不止爲不止也。』『有久之不止，以不止爲止也。』[一八]奈端卽牛頓 Newton，英國

數理學家，歷任岡比里治大學教授、王室技藝院院長、造幣局長等職，公元一六四二年生，一七二七年卒。〔一九〕墨子閒詰依據經說下，謂是以目見火，所見者火之光，不見其熱也。〔二〇〕穢賈，猶刺謬，錯亂之意。〔二一〕爻山，指清蘇時學，字數元，爻山其號也，亦廣西藤縣人。著有墨子刊誤。〔二二〕蘭浦，清陳澧字，廣東番禺人。特夫，鄒特夫也，亦廣東人。〔二三〕郵，傳也；徹，通也；郵徹曠絕，指黑學傳授者斷絕也。〔二四〕望塵不及，見南史。擁篲、簪與帶通，意卽掃除門前以待尊客。並見史記漢書。〔二五〕倭議初成，指光緒乙未中日戰後之馬關條約。〔二六〕銜恤、含憂也，借用以爲喪父母之稱，見詩：『出則銜憂，入則靡室。』〔二七〕說羣，梁啟超著，見飲冰室文集第三卷。〔二八〕道希學士，指清文廷式，號芸閣，道希其字也，江西萍鄉人，光緒時官至翰林侍讀學士。〔二九〕芻狗，結草爲狗，供祭祀時之用，祭終則廢之，故稱廢棄無用之物曰芻狗，見老子：『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三〇〕屠龍，喻技高而無用者，見列子：『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殫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陽明先生集要三種序

嚴復

丙午二長夏，方君芑南，魏君蕃實，重刊陽明集要三種成，謬復爲之敍。自念如復不肖，何足以序陽明之書；故雖勉應之，未有以報也。冬日，邂逅二江上，魏君又以爲言，且曰非得敍，無以出書。旣辭不獲，則曰：嗟乎！陽明之書，不待序也。夫陽明之學，主致良知。而以知行合一，必有事焉，爲其功夫之節目，其言旣詳盡矣。又因緣際會，以功業顯，終明之世，至於昭代三，常爲學者宗師。近世異學爭鳴，一知半解之士，方懷鄙薄程朱四氏之意，甚或謂吾國之積弱，以洛閩學術爲之因。獨陽明之學，簡徑捷易，高明往往喜之。又謂日本維新數鉅公，皆以王學爲響導，則於是相與偃爾加崇拜焉。然則陽明之學，世固考之詳而信之篤矣，何假不肖更敍其書也哉？雖然，吾於是書，固亦有心知其意，而不隨衆人爲議論者，可爲天下正告也。

蓋吾國所謂學，自晚周秦漢以來，大經不離言辭文字而已。求其仰觀俯察，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如西人所謂學於自然者，不多覩也。夫言辭

文字者，古人之言辭文字也；乃專以是爲學，故極其弊，爲支離，爲逐末，既拘於墟而束於教矣；而課其所得，或求諸吾心而不必安，或放諸四海而不必準。如是者轉不若屏除耳目之用，收視反聽，歸而求諸方寸之中，輒恍然而有遇。此達摩所以有廓然無聖之言^{〔五〕}，朱子晚年所以恨盲廢之不早^{〔六〕}；而陽明居夷之後，亦專以先立乎其大者教人^{〔七〕}也。

唯善爲學者不然。學於言辭文字以收前人之所以得者矣，乃學於自然。自然何？內之心身，外之事變，精察微驗，而所得或超於向者言辭文字外也，則思想日精，而人羣相爲生養之樂利，乃由吾之新知而益備焉；此天演之所以進化，而世所以無退轉之文明也。知者，人心之所同具也；理者，必物對待而後形焉者也。是故吾心之所覺，必證諸物之現象，而後得其符。火之必燃，理與？顧使王子生於燧人氏之前，將無燔烹飪之宜，未必求諸其一心而遂得也。王子嘗謂「吾心卽理」，而天下無心外之物矣。又喻之曰：『若事父，非於父而得孝之理也；如事君，非於君而得忠之理

也。』是言也，蓋用孟子萬物皆備之說（八）而過，不自知其言有蔽也。今夫水湍石礙，而碎剗作焉，求其聲於水與石者，皆無當焉。觀於二者之衝激，而聲之所以然得矣。故倫理者，以對待而後形者也。使六合曠然無一物以接與吾心，當此之時，心且不可見，安得所謂理者哉？是則不佞所竊願爲陽明諍友者矣。

雖然，王子悲天憫人之意，所見於答聶某（九）之第一書者，眞不佞所低徊流連，翕然無間言者也。世安得如斯人者出以當今日之世變乎？

魏君待吾言亟，則拉雜率牋書以郵之。侯官嚴復敬序。

【本文釋要】 嚴復略歷見第一冊。陽明先生，即明理學家王守仁，著有陽明全集。是序對於陽明致良知之說，有所討論。

【注】 「一」丙午，指光緒三十二年。「二」邂逅，不期而相會也，詩鄭風：『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三」昭代、昔時臣下稱頌本朝之名，與國朝義同，褚亮詩：『聲華滿昭代。』「四」程朱，指宋理學家程顥程頤及朱熹。二程爲河南洛陽人，朱本安徽婺源人，嘗